

纪实



听，江豚在“呖呖”

□ 蔡 瑛

江豚在鄱阳湖里嬉戏。李哲民摄

站在石钟山的山腰上，我第一次从视觉上领略了武侠小说里豪气万千的“江湖重逢”四字。长江与鄱阳湖在这里交汇相融，像两个同宗同源的帮派，彼此依存，各自精彩。让我这个鄱阳人，对长江，瞬间从地理与情感上拉近了距离。

在长江鄱阳湖水生物保护基地，我和几个北方来的老师一样，在各种美得令人屏息的鱼群面前兴奋得像孩子。在这些或呆萌无邪或欢脱酣畅的水生物面前，人类显得束手束脚，黯淡无趣得很。同行的《作家文摘》编辑王晓君说，如果有来生，我想做一只中华鲟。我脱口而出，那我来生做一只江豚吧，做一只永远微笑着的豚宝宝。

可是一路看下去，并未见到江豚。我才知道，江豚对于环境与水域有着极高要求，无法在水族馆作公开展示。哪怕在浩渺的长江，江豚的种群数量也极为稀少，现仅存1249头，比熊猫还要珍稀。而作为长江“肺叶”的鄱阳湖，是江豚们钟爱的栖息地，被誉为长江江豚“最后的堡垒”，长江流域超过三分之一的江豚在那里安家。

我在馆内一张江豚巨幅照片前驻足良久。这个圆滚滚的家伙，从水面抬起大大的脑袋，扬着微笑的唇，在朝我喷水。那憨态可掬的样子，多像个天真顽皮的孩子呀！我的唇不自觉地跟着它上扬，甚至想伸手去摸摸它的大脑袋，问问它，长江江豚，你们还好吗？

我突然生出一个热望，去鄱阳湖，为江豚做一次家访。

1

要给江豚做家访，先得找到它在人间的家人。

蒋礼义就是其中一个。第一次见到蒋礼义，我觉得他长得太像江豚了。千真万确！五十多岁的蒋礼义长着一张圆脸，眯缝的小眼睛，上扬的薄唇，眉毛离眼睛有些远，也比常人要弯，像倒挂的月牙，脸上带着天然的笑容。尤其说起江豚时，他脸上的笑意会层层漾开，整张脸全是各种弯弯的弧形。我跟他说话时不会走神，感觉面前是某只江豚化作的人形。

蒋礼义在湖边的一个小渔村长大，小时候，每到暑假他都会跟着父亲去打鱼。船上的生活有些枯燥，蒋礼义便总是趴在船头看鱼。偶尔湖面一阵骚动，游过一两只江豚，他便会特别兴奋。那时候父亲管它叫“江猪”。那个黑不溜秋圆滚滚的家伙，竟然生活在水里，而且身姿矫健，像个游泳健将。这让蒋在湖里厮混的蒋礼义，特别想与它亲近，甚至跟它比一比游泳。可是这个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。在他心里，江豚是亲切的，也是神秘的。它们和湖水共存，是童年记忆及故乡版图里一个温柔的光点。

他没有想到，若干年后，他与江豚的第一次亲近，竟会是那样一个场景。

那是2012年春。鄱阳湖迎来罕见的枯水期，水位急速下降，汪洋一片的湖水仿佛被地心抽离，变成了一个蝶形湖。彼时，作为县渔政局聘用人员的蒋礼义，正陪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团队做渔民调研，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，在乐安河一个浅水水域，发现几头被困的江豚。调研即刻中断，蒋礼义随着专家及渔民火速赶往现场，展开紧急救援。

那是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小水洼，有七八头江豚因为水位过低而困在其中。它们正奋力扑腾着尾鳍，企图摆脱困境。有一头江豚明显游不动了，躺在那里喘息，暴露在外背部被太阳灼晒出一个鼓包。在专家的指导下，大家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援，先把江豚转移到水域面积较大的湖区，再给它们一一做体检。遗憾的是那受伤的头江豚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没有带充分的救援工具，蒋礼义和几名渔民把自己的棉袄衣服脱下来垫在江豚腹部，大家作了许多努力，这只江豚还是渐渐停止了呼吸。趴在江豚身旁的蒋礼义，头一次近距离听到江豚从气孔发出的声音，他的手还触碰到了它的身体，它的皮肤光滑娇嫩——比婴儿还要柔软，也比婴儿还要脆弱。蒋礼义的心先是一颤，接着又沉沉下坠。

这只因搁浅而亡的江豚，从此搁在了老蒋的心里。随后几年，蒋礼义见到了鄱阳湖更多的苦难。各种往来船只，非法捕捞，严重伤害着鄱阳湖的生态。蒋礼义常常在湖边巡查，发呆。河流时而枯竭，时而浑黄，漂浮着各种渔网、垃圾，甚至是电网、迷魂阵、吸螺机，像一个浑身插着管子的垂暮老者，难以寻回从前的生机。

最令他不安的是，他越来越少看到江豚的身影了。2017年，在蒋礼义等渔民的发起下，鄱阳县成立了全省第一个江豚保护协会，他们开始奔走于湖区，开展保护江豚的实际行动。第二年，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，鄱阳县成为“捕鱼人”转型“护鱼护豚员”的协助巡护制度试点区，蒋礼义联合6名退捕渔民组成“鄱阳县江豚协助巡护队”。

从那天起，他和他的队员们，成了江豚真正的家人。他们驾驶着昔日的渔船，在这片熟悉的湖上，开始了艰辛漫长的护豚之路。

从鄱阳龙口至瓢山，长达40公里的水域，成了老蒋和他的队员们每日的“探亲”之旅。

每天早上七点，老蒋和他的护豚“梦之队”准时出发，风雨无阻地深入湖泊，去探访他们的江豚家人。

无论严寒酷暑，深谙水性老蒋每次都会郑重地穿上工作服——一件胸前印着“江豚救助”四个大字的橙色救生马甲。明亮的橙色，被湖水的蓝映照着，像猎猎旌旗。那是他的战斗盔甲，穿上它会给你带来很多便利，但老蒋私心里觉得，这也是他与江豚之间亲缘关系的认证。

在成立“江豚协助巡护队”之初，老蒋的日子极不好过。作为渔民曾经的一员，他似乎突然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，收缴非法渔具，打击违规捕捞，宣传江豚保护……渔民们极不理解，他们讥讽辱骂老蒋，别穿了个马甲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！蒋礼义不断给自己打气，对他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他深知，再不行动，不但江豚会濒临灭绝，连这条母亲河也会被耗竭至死。

2021年长江实施十年禁渔之后，无数渔民离开渔船转岗谋生，在政策与宣传的影响下，许多人经历了情感与生计的双重转折，也有不少渔民主动加入护豚队伍。鄱阳湖在休养生息中，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。

眼见着，江豚又多了起来。老蒋和队员每天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站在船头清点所见的江豚数量。有一次，他们在龙口水域见证了一次极为壮观的江豚集体亮相，一头接一头的江豚腾出水面，在湖里嬉戏打闹。他们数了一下，竟有五十余头。那一天，队员毛国启的嗓子都喊哑了，而老蒋却被湖风吹出了热汗。

找寻江豚的身影，关注江豚的种群数量，清理水上废弃渔网，解救搁浅受困的江豚……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，老蒋的生活与情感渐渐和江豚建立了深厚的粘连。它们从工作领域渐渐蔓延到他全部的生活。他每天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江豚，手机里装的全是江豚的照片与视频，在家里最常说的话也是江豚。连他的脸色，也因为江豚，成了家里的“晴雨表”。回家问着脸色时，老蒋的妻子从不主动跟他搭话。若是他面色舒展，妻子便知道他是看着江豚了。如果回到家喜形于色，还哼上了小曲，妻子就会跟他打趣：今天这是看到多少头江豚了？老蒋就会凑上他那张笑眯眯的“豚”脸，说，真给你说着了，不仅看到了很多只豚，还看到豚崽了。如今，看到江豚，对于老蒋来说，已经太寻常了，但每次看到豚宝宝，他还是无比激动。真是好呀！江豚的家族又添丁了。他喃喃自语，想想就又美了起来。

老蒋的妻子跟我玩笑，你没瞧见他那个样，简直比自己当爹了还要美呢。老蒋只是笑着，忙着翻手机里的照片，一张张跟我解说：你看，这是江豚在跟飞鸟抢食。这个，是豚妈妈带着豚宝宝在戏水。江豚是母系社会，豚妈妈怀孕12个月才产下豚宝宝，这么长时间，豚爸爸一般都跑路了……这个最有趣，江豚在喷水，它们最喜欢朝人喷水，鬼着呢。江豚会跟人打招呼，看见人会发出“呖呖”的声音……老蒋眯着眼睛，絮絮叨叨，有点没完的意思。

3

我决定继续我的家访，去水上，去湖心，去江豚真正的家园。

我并不在湖边长大，对于鄱阳湖，除了名称上的天然亲近，我对它的前世今生并不熟知。但我在鄱阳县摄影家李哲民拍的老照片里，看到过王勃诗里“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”的景象。久远的黑白照片，却因渔火点点，湖光粼粼，鸟豚成群，芳草成片，而生出自然之香斑斓之色，令人为之神往。

但专为访寻江豚而来，还是第一次。终于坐上了老蒋的“梦之船”。已至白露，暑气却仍未退场。站在船头，日头依旧热烈。宽广的湖水与徐徐的湖风迎面而来，想着能亲眼见到江豚，我有些兴奋难抑。

队友毛国启、范细才跟老蒋是这支护豚“梦之队”的铁三角。他们每日的巡护工作分工明确，毛国启与范细才负责一左一右观察巡护，老蒋则负责记录与拍摄。毛国启、范细才在进巡护队之前，是地道的渔民。范细才长着一张周正的脸，精干憨厚。他说当初进入巡护队，是他主动争取的，除了熟悉水域地形，更因“离不开这片水”。“我对湖水有感情，开始是舍不得这些鱼，后来才晓得江豚这么珍稀，就想为它们做点事。”范细才憨憨地说。

老蒋站在船头，目光如扫描仪般掠过广阔的水面。那件印着“江豚救助”的橙色救生衣在他身上，就像一种无声的宣言。在这片湖水里穿梭数年，他熟知这里每一道水流的纹理，知晓水下何处有暗沙，何处是江豚最爱流连的栖息地。

行至湖心。除了船的轰鸣，世界辽阔而安静。时间

变得黏稠缓慢起来。我忽然理解了老蒋们日复一日的工作——这不仅是巡逻与守护，更是一种交付信任的等待。等待那些水下的亲人自愿现身，告诉你：我很好，我还在。

未曾料到，在见到江豚之前，竟先有一场盛大的序曲为我们开场。船鸣声及荡起的浪花，突然惊动了湖中的鱼群。无数的鱼儿跃出湖面，在眼前跳跃扑腾。有的跃到半空，有的在湖面滑行，旋转，腾挪，交错，像在为表演一场即兴芭蕾。有几条鱼儿格外勇猛，抢风头般跃入船舱，哪怕是摔个结实的跟头也毫不畏惧。这突然而至的喧腾画面，像科幻电影一般，把我惊呆了。老蒋见怪不怪，只是悄悄去熄了机器。

“鱼儿实在太多了，没办法，船一来就要惊扰到它们。”范细才说。掉落在船舱的鱼大多是鲢鱼与草鱼，个挺大，最小的也有四五斤重。范细才俯身将它们一一捧起，用衣角擦掉泥污，小心地放回湖里。

就在这时，老蒋突然说，听！有“呖呖”声。离船头不足二十米的水面，一个铅灰色的光滑脊背优雅地拱出，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，旋即没入水中。太快了，像幻觉一般。但那一声短促的、如同蒸汽喷发的“呖呖”声，却真切地钻入耳朵。

是江豚！我惊呼出声。不是一只，是一大一小，该是母亲与孩子。它们并不跃出水面，只是轻轻地浮起、呼吸、下潜，留下转瞬即逝的圆形水涡。对于我们的存在，它们似乎习以为常，显得从容而温和。

那一刻，我懂得了老蒋对江豚的痴迷。这种相逢与亲近，是一种被接纳与被信任。它们允许我们进入它们的世界片刻，向我们展示生存的坚韧与美好。

短暂的相逢倏忽而过，湖面又重归平静。已近中午，日头愈烈，隔着鞋底也能感知到甲板的滚烫。我问老蒋，这份工作坚持了这么多年，辛苦吗？

说不辛苦是假的。冬天的湖风像刀子一样刮脸，我们年纪也大了，有时穿两件棉衣都扛不住。夏天更难熬，最热的时候甲板烫得能烙饼。

心也总是悬着。大旱天，或发洪水，都会担心江豚搁浅受伤。每次退水的时候，船开不过去的地方，我们会穿着下水裤步行去沼泽里巡，泥巴吸着腿，每一步都很费劲，我们几个得相互搀扶着走完，确保每一处都要巡到，确保没有一头江豚受困。

有时候巡一天，没看到一头豚，心里就空落落的直发慌。梦里都是江豚“呖呖”的叫声。听到哪里发生江豚受困或死亡事件，心里更是揪着。真的，就跟惦记自己的亲人一样。

虽然苦点，但觉得值。老家的乡亲告诉我，他在家门口看见了江豚，上次看到江豚还是三十年前的事呢。他这话让我高兴了好多天。

老蒋的话，混着炙热的湖风，在我的心底激荡着。毛国启比较寡言，始终静静地做着事，神情舒展着，看上去很满足的样子。他只是告诉我，家里挺好的，大儿子上了大学，小儿子在县里读初中，还是他们班的护豚小队队长。他的笑容漾在古铜色的脸上，有一种梦幻般的暖色。

船靠岸时，日头已西斜。回望中的鄱阳湖，浩渺而安宁，它包容着所有的痛苦与新生，告别与相逢。我仿佛听到湖水之下，正传来“呖呖”的声响。那既是生命本身的欢歌，也是吹响在这片古老湖泊上永不停息的守护号角。



巡护队在鄱阳湖上巡湖。谢世麟摄



巡护队为江豚投食。谢世麟摄

怡情诗笺

上井冈

□ 计宏波

一
深秋的清晨，一支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
走进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馆
瞻仰大厅，气氛肃穆庄严
一只右手坚定地举起、握拳：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
铿锵的誓言在大厅久久回荡
此时的我们
满腔的热血与刚毅写在脸上

二
在吊唁大厅，墙壁上的烈士名录
和汉白玉质地的无名纪念碑
把我们的思绪带进了
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
一个个感动天地的英雄故事
敲打着每个人的心房
此时的我们，早已热泪盈眶，是什么
让中国共产党人如此无私无畏、信念刚强？

三
江西干部学院，灯光明明
前辈的宇宇讲述，红军后代的点滴追忆
重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艰辛与沧桑
曾志，这位从井冈山走出去的伟大女性
比钢还硬的女革命家
在生命之火燃尽时，选择把骨灰葬在井冈山
她给后代留下的，是一生清白
她给世人留下的，是矢志不渝的信仰
一纸《留言——生命熄灭的交代》
成为这位共产党员的人生绝唱
宇宇句句，饱含着一个共产党人
无限忠诚的信仰之光

都市笔记

跑向深蓝

□ 沐 沐

不知怎么的，就跑起来了，正如不知怎么的，就停下了脚步。开始与停止，都毫无预兆。但我决意坚持下去。自元旦开始，以崭新的姿态，在碧海蓝天的海边公园打卡，每天完成五公里跑程。

说起来轻松，实则非常艰难。下午接近四点钟，西斜的太阳将金子般的光辉泼洒在波光荡漾的海面，交织出金黄与银白的光影。这光芒也照亮了深绿的草尖和蜿蜒的木质栈道。这样的暖阳，对于搭帐篷、绑吊床、慵懒坐卧的人们，自是无比惬意。可对跑者而言，虽非酷暑烈日，打在身上却也燥热难耐。加之午餐的食物尚未完全消化，水泥地跑道的坚硬而缺乏弹性。这些在他人看来或许不算什么问题，在一个体力不济的中年女人身上，都成了迈开步伐的无形羁绊。

客观的困境始终存在，而内心深处那些我不愿面对的念头，也时时拉扯着我并不坚定的步伐：能跑起来就不错了，这把年纪，何必如此拼命？的确，这种心态上的懈怠，与在写作、工作上逐渐消磨的斗志同步——一个人衰老的标志，并非脸上的沟壑或鬓角的霜白，而是失去了那份与命运放手一搏的锐气。我们日渐保守，更愿意缓步徐行，这显然轻松从容多了。若非心底还残存着那么一点不甘的倔强，我真是一步都不想迈过。

我确实过了一段缓步徐行的日子，但这并未带来舒适，反而将我推向恐慌的边缘——怕就此丧失奔跑的能力，怕生命的状态就此萎靡，怕被打上暮气沉沉的标签。奔跑，对我而言，更是一种象征，象征着挣脱自身的负重，冲破年龄的囚笼，重新出发。说来也巧，每当我面对困境，跑步总像是救生索，是我意识到危机，开始自救的契机。

不再迟疑，无视头顶的骄阳和脚底的疼痛，我沉重却又坚定地迈出一步又一步。每一天，我必须保持崭新的，年轻的，与时俱进的。我的每一个步伐，都是刺向虚弱自我的利刃。海水是那样明澈的蓝，与头顶的天空交相辉映。我渴望摆脱重重羁绊，跑向那片自由的深蓝。

跑到三点五公里时，脚步有些滞重。“加油！”身后传来一声鼓励。我回头，是一位六十岁的老者，身材微胖，腰间绑着的音响正流淌出小声却强劲的旋律。起初我并未在意，看他身形，不像长期跑者。但他速度不慢，我跑得并不轻松。跑过一段距离，我感到脸颊发烫，想必已涨得通红（如今稍一用力跑步便面红耳赤）。我竭力控制着粗重的喘息，不想显得过于狼狈。而那老者依旧步履轻松，壮实的身躯已然超越我几个身位。

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按自己的节奏跑吧。接近五公里终点时，我猛地加速冲刺，如旋风般攻下最后一段路程。停下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汗水如雨水般奔涌流淌，浇灌着内心，酣畅淋漓！海那端，夕阳如一枚熔金的蛋黄，悬在地平线上，像一个永不坠落的梦。